

百村调研

第7期

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主办

2011年5月26日

幸福
访谈

村支书的幸福：

我给人家一根一根地分烟，要分十四包烟

每一个生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存在和个体情感，而所有的悲欢离合都深深印刻着这个时代的痕迹。

——《中国在梁庄》作者梁鸿



李兵池，湖南平江县福寿山镇芦洞村党支部书记。58岁，面相和善，体形富态，讲一口带着浓重平江口音的普通话；穿着大方得体，白衬衫配着休闲西装，在这个小山村里显得与众不同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见过世面的人；很健谈，思路清晰，谈起村里的事，都能头头是道，讲出个一二三来。

在对 he 进行以幸福为主题的访谈之前，我们开展的其他调研工作都有他的全力配

合，因此，对他以及他的工作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从镇党委书记、大学生村官、农户等几个不同方面的人群中，都直接或间接地听到对李支书人品、性格、能力等方面的评价。甚至在与我们的调研活动无关的一次以“党在我心中”为主题的演讲比赛中，获一等奖的参赛选手——镇中心小学教师赖娟丽的演讲词中，也提到了关于党员李支书的事迹。因此，我已经对他有了一个基础印象。然而，我不想带着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来进行我的访谈，我想从头开始。

对一个村支书如何进行以幸福为主题的访谈，我思考了很久。很明显，这与针对农户的幸福访谈有不同的切入点。生活或者工作，理想或者现实，究竟从哪儿开始？思忖良久，最终还是决定从工作开始切入。事实证明工作始终是我们谈话的主题。即使我有所引导，被访谈者的思路也会很快回到工作上。

我从82年起开始在乡镇搞基建队队长，那时候每个乡镇都有基建队。到2000年，我们乡政府的房子都是我建的。那时候我这儿整个村子烂了（意指情况很糟糕），欠乡镇的农业税17.68万！老百姓的农业税三年没有交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水利，没有水、没有堰、没有拦河坝，95、98年两次大水一冲。我们这里全靠天吃饭，下雨的时候有水（浇地），不下雨的时候就没有水（浇地）。有一年大旱，没有水，（稻子）全部干死了，我们放火烧。群众心里有气，就不交农业税。我们村一年当中换了三个书记。百姓不支持，自己也不做事，农业税也收不上，开个组长会都开不拢，干起来也没

意思，有一个书记干没几天就跑广东打工去了，招呼都不打。那年过春节的时候还没有书记。一个书记都是搞两个月、三个月，都是因为乡镇的情况太复杂了太困难了。

那时我还在搞建筑，乡镇欠我的建筑款23.4万，那时的乡党委书记说你要回去搞村长。因为要我还你的钱不可能，你可以每年在农业税里面扣一点。我没有这个思想到村上搞工作呢。2000年3月我就去搞村长。乡政府派一个人搞书记。因为我2000年才入党，不能当书记。乡政府派来的书记不管事的，都是我的事，书记、村长都是我一个人。到2001年我党组织关系还没有转正，这个书记就给了我搞。有一天叫我去开会，我不知道要叫我当书记，是我们镇上跟村上的老党员把会开了，选举会，一共51个代表，我得了43票。我是没有思想搞书记的，我是唯独想把钱搞回来就算了。

我想要群众交农业税，每一年农业税有9万多，如果还不修水利，农业税还是收不起来。所以我搞村长第12天就开始修堰（拦河坝）。群众不信任我，我就自己拿出1.4万，用来买水泥，群众也就每人出了3.5块钱买钢筋（注：当时芦洞村村民共约1000人），又投工投劳，这样子修起一个大堰，那一年的水就不用操心了。那一年的农业税全部交齐了。还有思想通的，把三年的农业税都交起来了，加上当年在信用社借了几万块钱，那一年我把欠的17万多的三年的农业税，老的新的，一年交完了。我们支村委六个村干部没付工资，都是打欠条，每个人1600块一年。

支书说的这个堰，其实就是穿越这个美丽山村的一条河上的一道拦河坝。河名“芦

溪”，富有诗意。芦溪河是芦洞村乃至附近几个村子数千亩水田唯一的灌溉水源。我们在村上时，正是枯水期，河水流量小，流速平缓，静如处子。河床底部比两边的农田低两到三米，不能直接灌溉农田。李支书主持修建的拦河坝现在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坝前的两个引水口将清清的河水分别引向两边的水田中去。

修堰的时候，我们原先的老支书、老共产党员，他们有三个人，他们搞我的名堂。

“我们都搞了这么多年，修堰修不起来，你刚进来12天就修堰”。他们就拆我的台，把我们三个小组（指村民小组）的劳力全部调回去了。那我没办法了，那是我的苦衷，我没有建党（意指不是正式共产党员），我没有能力、没有水平，也没有说话的余地……讲到这个东西我会哭呢……我上头八十岁的老人……那天晚上为这个堰，跟我那个老支书斗……我从来没干过这个工作，他要使我搞不成……

李支书讲到当年的难处，显然触到了痛处，情绪激动，有些语无伦次。右手举起，动作不大但很有力地连连晃动，像在指着什么，但始终没能把话说全了。眼眶湿润，语气有些哽咽……。可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他抽了几口烟，掩饰了一下，情绪很快平复了。在接下来的整个谈话过程中，他再没这样过。

我个性比较强的，你要搞我的名堂，让我搞不成，我偏偏要搞成。堰后来还是修成了。那慢慢的搞基础设施建设，2001年我又修一个堰，全村的（灌溉用）水就基本解决了。2003年，又修一个拱桥，接通了800米的路。2004年把我们门口的路搞成了毛路。2005年

我们这周围的公路实现硬化。群众对我的印象好了，对我也支持了，一年比一年好。

到2005年，我们要搞个村级硬化路。听说政府补助一公里7万。当时交通局的一个副局长，我跟他说，我要把村级路修起来。他说要明年才能进笼子（指的是国家2006年启动的“村村通”工程）。那年我就要把路修起来，没有要政府一分钱。我跟浏阳的一个（修路的）老板说帮我修条路，但是今年我只有四成款，我每个人（村民）筹120块钱，其它的钱要等国家明年有了钱（补助）再付你。他说可以。那年我是修的早，只有38块一平方，很便宜，到2006年修就46块，我早修一年就赚8块，一公里有3500个平方（村级路宽3.5米）。我那年修了2.5公里，是全县第一条村级路。到2006年，国家补助是10万一公里，那我这条路就不贴账了——我按7万一公里做的计划，现在补助了十万，那我村级不用负债，还多了几万块钱了。

我们全乡没欠账的村级路就只有我们这条。有的村去年修路，74块钱一个平方。我这个路只有38块。早修几年，老百姓都很高兴。

老支书有些激昂，挥着手臂——这是他做的一件很得意的事。早修路，不仅早给村民提供了方便，搞出了成绩，树立了威信，同时又抓住了好机会，成本节约了，财政补助超预期了，修这条路不仅没赔钱，还赚了钱，这让他觉得非常自豪。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

我们这个村分河东河西，那边有4个组，这边11个组。河那边的路没有修，那边就跟我吵，说他们那边“没有村支书”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以前的电是1块1毛钱一度。我答应他们，我给他们把电改好。修路余下的钱

改好电之后就没有了，还有配套设施需要钱。我就通过各种关系，联系到了省财政厅一位领导，给他打了个报告。他通过程序批给我10万块钱，我把那边的电和毛路都搞起来。电价从1.1元变成6毛钱一度，减少了一半。那边的电是6毛钱，这边还是1.1元，这边的群众又找我。那我怎么办呐？这边有11个组呢。那年我市里面、县里面到处找人，那年把这边的电也改好了，花了20万。

2007年，我把河那边四个组的公路也硬化了，也是到处筹的钱。也是那年，从五等村到洞下村这条路，一共是四个村，花了200多万。那时我们四个人牵头，到外面各个单位找钱，群众筹150块钱，4000人60万，国家补17万，8.2公里路就130多万，我们花了290多万，还差100万的钱。到广东啊、长沙啊、温州啊、上海啊、武汉啊，我们每个地方去找钱，每个单位搞点，一共搞了101万，把这个路修成了。

2008年，省财政厅给我打了个电话说：李书记，我们要搞一个共建活动。我们还是抓定了你那个村了。那我喜啊！我当时村部都没有的，村部就是学校。我们的学校是80年建的，教室、食堂，都是稀烂的。共建活动给了我们很大支持。

支书对造坝、修路、改电的帐目了然于胸，随口就来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不仅镇上欠他的建筑款已经还清了，而且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改观，自己也树立了威信和口碑。但支书自己并未感到丝毫的轻松。他心里还惦记着几件大事。

村里没有收入来源，全靠从外面找关系、跑钱。比如要修水利、修渠道那是通过“一事一议”，一事一议不能收群众的钱。

按照政策，一个“一事一议”，国家给5万，县财政配套5万。县财政没有钱配套，那就只有国家的那5万。我2009年修田间引水渠，修了7000多米，也只能满足全村一半水田的灌溉。一米46块钱，总共要30多万。国家给5万，其他的钱全靠在外面找关系，跑点钱。

还有我这个河堤（指芦溪河河堤修固）。下午我陪你去看看我们的那个芦溪河。去年“6.19”洪水把河堤冲垮了。两岸总共3600米的河堤需要重新修起来。去年我们找了点钱，已经修起800米，又漂亮又牢固。剩下的，我就没有能力了。工程是很大很大的，靠群众是不可能修起来的。你还要资金啊，群众投工投劳也负担不了。河堤如果全部修起来了，我们的700多亩田（的灌溉）就有了保障。再加上河那边挨着的又是一条村级路，去年的“6.19”洪水把河堤一冲垮，不光把田冲掉了，而且把那条路下面掏空了。我没有能力建（那部分河堤），只能挖了沙石填在里面，怕路面垮下来。那路面垮下来，五等村（是进山方向的另一个村子）都出进不得。他上面有1300多人啊，他出进的路都没有了。整个芦溪河的工程量，最大的是我们村。其他几个村平一点，我们陡一点，他们的河堤砌的住、没有损坏，我们陡一点，水急一些。芦溪河的治理现在我们村上最大的难题，也是我心里最沉的一块石头。我好担心再来一次“6.19”那样的大洪水，那就不得了。

再有就是土地平整。我们是产粮的地方，只要我这个土地平整完成了，生产发展就很快地跟上，为什么？减少了劳力，完全可以用机械。我可以组成大户，成立农业合作社。现在我不好搞啊，这里两分田、那里

三分田，别人都不愿意承包。土地平整要国土局搞，平整一亩土地要花5000块。土地平整就是这块田弯弯曲曲的，都按你实际情况，能搞两亩的就搞两亩，能搞三亩的就搞三亩，50米长、100米宽，成排的搞好，中间一条路。需要投入资金、投入劳力，村上没有这个能力。平整好了，这田就是大块地了，能机械化工作，能成立大户，就能得到政策的优惠。（比如购买）耕田机、插秧机。现在插秧机1.9万一台，国家补贴1万，镇里财政补贴4000，但我们享受不到。我们群众也希望搞土地平整，现在我们的田都是几分田，很小很小的田，把土地平整搞完了，那个田就有了路，群众耕种就很容易了。如果真正搞好土地平整，我们新农村建设一定会上规模，因为我们群众积极性高、卫生也好、环境也好、群众民风也好、思想也好，财政厅的领导来我这个村，四个年头，一共来了18次，没有一次群众给他们反映问题的。

说起这几件心中记挂的大事的时候，支书神情凝重。但他思路清晰，几乎是一口气说完这些，显然在心中沉淀已久。可以清楚地感受到，这是一个工作有思路、有想法的基层干部。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。方方面面的工作到了村里，都要落实在村支书身上。这次到村里，我们看到的是整洁的村庄，房前屋后没有一点生活垃圾；村民热情友好，即使我们只是从门前路过，也会邀请我们去家中坐坐。虽说这是民风淳朴，但我相信这与村干部的工作是分不开的。

我们村上有15个党员，每个党员包一个村民小组。有工作我就分任务，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。光棍不能跳舞，全靠大家来扶

持。我们的党员要创先争优，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你不给他任务，他拿什么做？怎么去发挥啊？现在把组一分，你搞的好，我搞不好，你考核工资得的多，我得不到，就有竞争性。我上次那个卫生评比，全村上半年一次，下半年一次，每家每户进行评比。我们都贴了“清洁”、“最清洁”。不清洁的我也不贴“不清洁”，就没有。我这个卫生还要利用小学生。我有块牌子立到学校（芦洞村村部和小学几乎是一体的，隔一条村级路相望，村部院子同时也是学生们课间的活动场所。所以在村部的宣传栏，小学生都看的到），其他家里都是清洁，最清洁，我家什么都没有，小孩子会对爸爸妈妈吵。小孩子做工作比我做工作，要强十倍。村里每个星期二拖垃圾，专门一个车，每个星期一次，我一年花7000块钱，包车费、包劳力，钱不多。

在跟支书访谈的当时，我没有就此问题深究，但村子的卫生情况我们都深有感受。后来在我们跟镇上的座谈中了解到，这里有一个“清洁家园”的政策，叫“村收集，镇转运，县处理”。在芦洞村中的道路两侧，每隔约百米就会有一个水泥制的垃圾箱，正是用来收集生活垃圾的，因为距家门很近，农户们也乐意把生活垃圾直接投到垃圾箱中去。

我成立了一个事务理事会、财务监督小组，有六个人，两个党员、两个组长，两个群众代表。我现在修一个渠道、砌河堤，算好要多少钱，都由他们根据需要多少钱首先做好实施方案。验收也是他们搞，最后要理事会、财务监督会开具证明、盖个章，我就付钱。到现在我减轻负担了，事情是要大家做的。我们村从外面找来的钱是全乡最多

的，基础建设也是最多的。有这个理事会和财务监督会，他们会证明我的清白，不要我解释。群众有谣言了，随你说我贪了好多（意指“多少”），他们会替我去解释。

谈了太多工作，我想应该聊聊支书的生活了。李支书家里没有田了，“没栽菜，没栽禾”。只有老两口在家。一个儿子在另一个镇上开车；三个女儿也都嫁的不错。他本人除了当村支书，没有别的事情做。每年的工资收入，跟他搞建筑承包时一年二三十万的收入相比，实在是寒酸。而且还这么累，要经常出去跑关系、找钱。那么，他的家人又是怎么想的呢？

我两个女儿在香港。我小女婿在香港一年几十万收入；我大女婿也在香港，他是搞安装的，他赚钱也很快，每个月都寄钱给我们，我现在没负担了。我的女婿、女儿、爱人、儿子都不要我搞了（指当支书）。我今年打了两个辞职报告。艾书记（指镇党委书记）没收，他说：我在这里待一年，你就搞一年，待两年你就搞两年，我走了，你搞不搞是你的事，我在这里，你就要搞，你要支持我的工作。这次换届，我又是全票。我说我们村上，随便哪个人搞，我支持他的工作，可他们不接。

以前的苦衷真难受，搞到现在，也脱身不了了。群众也好，党员也好，都要我搞，我今年又没有辞退。这些年来苦是相当难受的，到现在我满足了。我为什么满足了？我一个稀烂的村，曾经欠了那么多账，基础设施这么不好，到现在，在我手里的基础建设（投入），最少不少于500万，都是从在外面找的资金。我旁边村子的书记换了六个，我还在这里。而且我们县里面把我的养老保

险全部解决了。我被评上了全县的三十佳村支书，可以享受这个待遇。养老保险在县上交，退休后到县里面领。我跟乡镇的一般干部是一样的待遇，这是县里面对我的认可，我一个最低级的九级司令部，能够接受从县、市、省、中央，能够见到这帮人，我是很满足的。平江800多个村有几个村能见到这么多层次的领导？我自己没有能力，人家能看起我，在我们县里也好、市里也好、省里也好，我到了哪里，都认识我，我去办事，什么事都办的妥，都给我支持。2008年，财政厅的领导从早上9点10分到我们村，走遍了全村。他来的目的是我们跟他们在搞共建活动。由这个共建活动，给我带来了财富（指财政资金支持），还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领导支持。我们平江县的具体单位，有70%到过我们村。我一个做砖工的，能结识这么多朋友、结识这么多单位，我很满足了。

我现在没什么想法了，养老保险都搞好了，我可以不干了。但我还是要为我们村的群众做点事。要把这个新农村建设好了，我才放心。

他主动谈起了新农村建设的事。中央自2006年发布一号文件《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》以来，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年。文件提出新农村建设“生产发展、生活宽裕、乡风文明、村容整洁、管理民主”的目标任务。我迫切地想知道，作为最基层的乡村干部，新农村建设最末端、也是最重要的实践者，李支书是怎样看待新农村建设，是怎么定义“新农村”的。

我们现在的设想，群众也有迫切要求，就是把河堤、母亲河建设好。

我们的田保护得很好。村民新房子的建

设要有规划，我们刚请人帮忙做了一个全村规划，目的是保护重要耕地。

我们去年进入省级生态村，今年申报了国家级生态村。现在评审过关了。

我们这个村子是围着田的（芦洞村位于群山环绕的小山凹里，芦溪河从山谷中穿过，河两岸是七百多亩水田。村中的建筑都在山坡上，不占用田地），房子都在山边上。我的路没有绿化和亮化，再把路加宽1.5米，把绿化、路灯搞起来，把土地平整搞好，那就是新农村。我还要连片整治每家每户的排污，搞三级化粪池，把新农村建设起来。

我没有其他想法了，因为我太老了，不能太想多了。这几件事也还不好实现的，只能一步一步来，这还是一个梦想。

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支书是掰着手指一条一条讲的，这是一个最基层的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设想和展望。他的这个设想让我也很宽慰。在此之前，从我个人的角度，非常担心“新农村”被建成毫无特色、极不和谐的高大整齐的水泥建筑，农民被强制“上楼”，城市非城市，农村非农村。现在看来，我的担心在这里是有些多余了。

原来我们一位老支书，搞了几十年，那时候要批啊要斗啊，他做了很多这样的事，但是他没有为群众做事。到他死的时候，我们全村没有人到他家里烧香、祭吊，三包烟没有分完啊！

李支书举出三根手指头，语气和神态告诉我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。三包烟没有分完，说明来拜祭的人很少，而全村有200多户人家。农民们的观念，死后来拜祭的人少，说明生前一定在行为道德上不受人欢迎。在农村，这种道德上的约束力甚至要超

过法律。

我的老婆告诉我，我不能留下那样的印象，如果我留下这样的印象，我是我们村的罪人。我怕就怕到群众讲闲话，我死了以后还是群众的罪人。我现在不愁吃不愁穿，还想为群众做点事。把这个新农村建设好了，群众脑子里对我的印象：这个也是我搞的，那个也是我搞的，对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，我死了以后，还有人讲我的好话，我没有其他的想法。我全村的房子改好了、路修好了、绿化亮化搞好了，卫生处理了，河堤整固了，土地平整了，就是我一生的想法。那我这个印象就会子子孙孙留下去，死了之后祭吊的人都多一点。今年过春节，正月初一。我是五点半起来的。我洗个脸、放个鞭炮，我把火燃起，我把我媳妇、孙子、女儿、老婆都叫起来，搞点早餐吃了，等一下就有人来拜年的。我在家里，群众给我拜年。我在家里一根一根分烟，我要分14包烟！全村连我们河那边的人都给我来拜年，我很有感受，我这个支书有这么多人给我拜年呐！那我早点吃完晚饭，我要去他们家拜年。我从我这个屋子走，到我们卫生室那里（从支书家到卫生室步行约10分钟），是11点半，每家每户我都走。初二上午，我全村拜完。人家给我拜年，我不能不给人家拜年，几乎是每家每户都来给我拜年。治人是很难做的，他有十件事，有九件事你给他搞好了，只要一件事村上没有如他的意，那九件事都白干了。村干部得罪人的事情有，但是我要照顾你的，就要照顾你，我有能力给你改造的，就要给你改造。现在群众反映最大的就是计划生育，但是我把道理讲清楚了，他也不怪我了。我现在跟你吵了架，但

是一条，我等一下把事情解决了，我到你家里每件每件事都跟你讲清楚，跟你讲通。村上的干部难当啊，他是要和每家每户每个人打交道……

后 记

与李支书的访谈结束了，我自己也不确定整个访谈是否切合了“幸福”的主题。但当我整理这些文字时，仍能清晰记起支书谈起修路、改电、求人、借钱时的或急或缓，或自豪或满足的神态。想起他谈起村中唯一的灌溉水源芦溪河的治理时，说“这是村里现在最大的困难，是我心里最沉的石头”时的凝重，想起他说“我要一根一根分烟，我要分14包烟”时的满足……我想，李兵池的幸福是与他的工作分不开的。他的追求，他的梦想，就是在他任内治理好芦溪河，平整好全村几百亩水田，把全村道路绿化、亮化。这些并不宏大的目标，是村民的幸福所在，也是他的幸福所在。

【作者：一团（湖南平江）3组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李海涛 湖南省财政厅 林 森】

报送：中央国家机关工委，共青团中央
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
分送：“百村调研”总顾问单位领导及顾问
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、分管书记
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团组织

来稿请发送：gjjgtgw@yahoo.com.cn 传真：62168683 联系人：魏皓阳 82190648
相关信息请关注“最爱共青团”博客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zygjjgtgw>